



冬日梯田

□ 高干禧

这冬日的梯田，并非死寂。它是在积蓄，在酝酿，在做一场盛大而绵长的梦。它将春夏秋三季的喧嚣与荣华，都沉淀到了泥土的最深处，化作了来年生命的底肥。

来时，未曾想过要看梯田。只是在这寂寥的冬日，于这山里随意走走，不意间转过一个山坳，它便这般毫无预兆地摊开了在我的眼前。

我怔住了。我总以为，梯田是属于春夏的，属于那种绿得逼人眼的、喧腾的生命。眼前的，却是一派巨大的、清寂的壮阔。一层一层，一级一级，从山脚盘绕而上，直抵云雾缭绕的山巅，像一位老人，对着苍天，摊开他额上那数不清的、深深的皱纹。那皱纹里，没有水，也没有禾，只是裸露着大地的本身。有的地方是浅浅的、衰败的草色，是那种倦怠的枯黄；有的地方，是新翻过的泥土，是那种沉默的、赭褐的颜色；还有的，就那样粗犷地袒露着青灰色的岩土，带着一种饱经风霜的、不言不语的庄严。

我沿着窄窄的田埂走上去。那田埂是泥土的，踩上去，有一种虚软的踏实。田埂上长着些顽强的野草，

也都枯了，风一过，便索索地抖，发出一种极细微的、几乎听不见的脆响，像是梦里的呓语。田里偶有一两株收割后留下的稻草垛，也是枯黄的颜色，孤零零地立在那儿，像一个个守望着时光的老人，弓着背，在想着一些属于从前的、热闹的梦。风是冷的，贴着山脊吹过来，不带一丝水汽，干冷干冷的，却把眼前这庞大的、清寂的景致，擦洗得异常明净与清晰。

我的脚步放得极轻，仿佛怕惊扰了这片土地深沉的睡眠。是的，它是在睡着。那千百道的弧线，此刻都收敛了锋芒，变得异常柔和，在冬日的阳光下，像一道道温驯的、休憩着的波浪。这波浪是凝固了的，有着一种音乐停止后的、辽阔的余韵。我忽然觉得，这冬日的梯田，像极了一篇好的文章，所有的繁华都已谢尽，只剩下最朴素的结构，最本真的骨架，却因此，有了一种更耐人寻味的气韵。

正凝神间，看见远处更高的梯田



山间的梯田。蒙海龙 作

得如同一首华丽的、多声部的乐章。

我忽然明白了。这冬日的梯田，并非死寂。它是在积蓄，在酝酿，在做一场盛大而绵长的梦。它将春夏秋三季的喧嚣与荣华，都沉淀到了泥土的最深处，化作了来年生命的底肥。它的清瘦，正是一种力量的蛰伏；它的沉默，内里却响彻着生命的雷声。它把一切都坦荡荡地亮给你看，不掩饰其荒芜，也不修饰其壮美，这是一种怎样坦荡而又自信的胸怀。

下山的时候，我又回头望了一眼。暮色开始四合，梯田的轮廓在渐浓的灰蓝里，变得有些朦胧，像一幅淡墨写意的长卷，正被一只无形的手，缓缓地卷起。那老农的身影早已不见，想必是回家喝一碗热汤去了。四下里空无一人，唯有风，依旧在那一层层的“皱纹”里，穿梭不息，吟唱着那首无字的、关于等待与希望的古歌谣。

走不回的渡口

□ 周雅琪

我们心里大约都藏着一个念念不忘的“当初”。若是那时选了另一条路，今日的风景，是否就全然不同了？这念头，像夏夜流萤，总在不经意间亮起，诱人频频回望那个站在人生渡口的自己。

我的书桌抽屉深处，便压着这样一份“当初”。那是一张来自北方某所大学的“拟录取通知”，并非正式的通知书，它意味着我需要付出高昂的调剂学费。那个十八岁的夏天，窗外的知了嘶鸣着，风扇搅动着闷热的空气，我看着父母在灯下为我凑学费时紧锁的眉头，和那张薄纸上冰冷的数字，最终我在志愿系统的最终确认页面上，颤抖着点击了“放弃”，闷在被窝里痛哭了一晚。

许多年来，我总在不经意间想起它。我想象着北方秋日高远的蓝天、冬夜纷扬的大雪，一条我从未走过的梧桐道，一间我从未坐过的、暖意融融的教室。这幽微的悔意，像一株不见光的植物，在岁月的夹缝里悄然生长。

直到若干年后，我与一位当年北上求学的旧友重逢。茶香袅袅中，我带着几分怅然，说起我的“北方”，我的“如果”，他静静地听着，末了说：“毕业那年，我们的老校长在最后一课上说过一段话。他说，‘孩子们，选错了就是选错了，不要一遍一遍地去想如果当初。人生不可能每个结果都正确，很多事情如果能重来一遍，以你当时的阅历和心智，还是会做出同样的选择，结果还是无法避免。所以不用回头看，也不必批判当时的自己。’

他的话，像一阵清冽的风，突然吹散了我心间多年的迷雾。是啊，那时的抉择已是那个少年在他所拥有的全部见识、全部情感与全部勇气的支撑下，所能做出的最好的奔赴。我多年来所魂牵梦萦的，并非那所北方学府，而是我自己用想象一遍遍描摹、修饰出来的“理想的彼岸”。

那一刻，我真正与过去和解。

人生譬如行舟，每过一个渡口，便只能选择一条河道。你选定了一条，欣赏了它两岸的风光，也经历了它独有的暗礁与激流。而那未曾踏上过的路，就让它静静地留在对岸的雾霭里罢。

那张北方的旧函，依旧躺在抽屉里。它不再是一个心结，而成为了一枚书签，夹在名叫“青春”的那一页。



慢煮光阴帖

■ 庞步高

站在岁月的河岸
风掀起衣角
尘世喧嚣在远处翻涌
被时光染白鬓发的人
奔波太急
不要错过沿途的风景

陶渊明把傲骨种在田园
苏轼在贬谪路上，捡拾起
一蓑烟雨的从容
原来通透不是对抗
是在纷扰里，给心留片净土

我们总在快餐的热气里
追赶短视频的秒针
却忘了好茶要慢慢冲
老酒要静静酿
就像秋阳里的叶子
要在雨露中，慢慢浸出金黄

时光本是温火
把粗糙的日子熬成粥
何必让脚步超过风的速度
不如煮一壶秋茶
火不用太旺，水不用太急
让茶香裹着心事舒展
看雪慢慢落，路慢慢走——
这人间的好，原是要慢慢等

风吹黄叶
也吹希望

■ 邢震

黄叶落下时，风在笑。
它知道，这不是终结，
只是树在轻轻脱去旧衣裳。

路边的银杏亮得耀眼，
像一场金色的祝福。
人们匆匆而行，
却不知自己正被美包围。

孩子用树枝画圆，
老人晒着太阳，
一只狗在打盹。
世界安静得刚刚好。

我忽然明白——
生活并不总要高声歌唱，
有时候，只要你愿意抬头，
就能看到光的方向。

风吹黄叶，
也吹开了心里的尘埃。
那些不舍的、逝去的、等待的，
都在秋天的尽头，
变成温柔的希望。

寻物启事

■ 王纪金

我丢了一个盒子，里面
装着小人书、烟标、火花
以及数不尽的笑声
我的青春潦草，中年浑浊
这盒子，是一方熨斗
能焐热冰冻的梦想
能熨平，岁月的褶皱

如果你拾到它——
在蒙着颠沛风尘的角落
或刻满失落脚印的小径旁
请把它还给我
我将赠你
一枚未褪色的旧梦
一捧不掺尘俗的微笑



走过自己四季

□ 彭胜发



老槐树上的知了。蒙海龙 作

春天是从巷口那家豆浆店开始的。清晨六点，铁闸门哗啦啦卷上去，热气就涌了出来，混着豆子的醇香。老板老陈系着泛白的围裙，用竹篾编的漏勺轻轻搅动大锅，豆花便一朵朵浮起来，嫩得不敢碰，像刚醒的梦。我总在这里买第一杯豆浆，看他用厚墩墩的玻璃杯装好，杯壁立刻蒙上白雾。捧着这杯暖穿过后巷，玉兰正在飘落，大片大片的花瓣砸在青砖上，发出潮湿的声响。忽然就想起很多年前，母亲也是这样站在灶前，用文火慢慢熬一锅粥，米粒在锅里翻滚，像极细的浪花。那时觉得清晨长得没有尽头，如今却连驻足看一树花开都成了奢侈。

陆游写“小楼一夜听春雨，深巷明朝卖杏花”，我住的楼听不见卖花声，但晨起推窗，确能看见邻家院墙探出的杏树枝，花苞胀得鼓鼓的，在料峭的风里微微地颤。

夏天是被太阳晒透的。午后最闷热时，我喜欢把竹帘放下，看光从缝隙里漏进来，在地板上投下细长的、游动的光斑。楼下有棵老槐树，蝉声一阵紧似一阵，叫得人心里空落落的。这时最适合打一盆井水，把西瓜浸在里面——不是冰箱，井水镇过的瓜有种特别的清甜。刀切下去，

银杏黄得最好看是在霜降前后，叶子不是一下子全黄的，先从边缘开始，慢慢向中心漫延，最后通体金黄，在秋阳里透明如琥珀。风过时，它们不急着落，而是在空中打几个旋，极轻，极缓地飘下来，仿佛舍不得这世间。这时总想起王勃的“落霞与孤鹜齐飞，秋水共长天一色”，虽不是水边，但那绚烂之后的沉静，却是一样的。

最动人的是夜深人静时，听见细

上，有一个小小的人影在移动。那是一个老农，穿着深蓝色的、几乎褪成灰色的布袄，正佝偻着身子，用锄头细细地整理田埂。他的动作缓慢而沉稳，一锄，一顿，一拉，仿佛不是在劳作，而是在用尽全身的力气，与这片他相依了一辈子的土地，进行一场无声的长谈。我远远地望着，听不见任何声音，只觉得他那微小的、移动的身影，与这巨大无朋的、静止的梯田，竟融合得那样妥帖，仿佛他本就是从这泥土里长出的一棵会走动的老树。

我终究没有走上去惊扰他。我只是静静地站着，看了许久。直到日头渐渐偏西，那光线变得愈发醇和，像一坛温过的、琥珀色的老酒，慢慢地斟在每一处梯田的坎上。那赭褐色的，枯黄的、青灰的泥土，霎时都被镀上了一层淡淡的、温暖的金色。那千万道的曲线，便在光影的魔术里活了起来，明的更明，暗的更暗，层次分明

“咔嚓”一声，红瓤上还冒着凉气。

忽然记起童年在外婆家过暑假，她总在此时抱出棉被，搭在院里的铁丝上曝晒。被子在阳光里渐渐鼓胀起来，傍晚收时，把脸埋进去，是太阳的味道，干净得让人想落泪。外婆一边拍打着被子一边说：“晒过的被子，冬天就不怕冷了。”那时不懂，现在才明白，她是在为远方的儿女准备着。李清照说“薄衣初试，绿蚁新尝，渐一番风，一番雨，一番凉”，夏日的热闹背后，原来早就藏着别离的序曲。

秋天来得悄然。先是早晚的风变了脾气，不再黏糊地贴着皮肤，而是干爽爽地拂过。然后某天清晨，发现石阶上落了第一片梧桐叶，边缘已经泛黄，叶脉却还绿着，像不愿老去的心。

银杏黄得最好看是在霜降前后，叶子不是一下子全黄的，先从边缘开始，慢慢向中心漫延，最后通体金黄，在秋阳里透明如琥珀。风过时，它们不急着落，而是在空中打几个旋，极轻，极缓地飘下来，仿佛舍不得这世间。这时总想起王勃的“落霞与孤鹜齐飞，秋水共长天一色”，虽不是水边，但那绚烂之后的沉静，却是一样的。

最动人的是夜深人静时，听见细

雨敲窗，疏疏落落的，知道这是最后一场秋雨了。李商隐说“秋阴不散霜飞晚，留得枯荷听雨声”，城市里没有枯荷，但雨打空调外机的声音，也别有一种清冷的韵味。

冬天是从第一场雪开始的。不像北方的雪来得猛烈，南方的雪总是羞怯的，夜里悄悄来，清晨推窗，才看见屋顶薄薄的一层，像撒了盐。

最暖的是晚上煮一锅红薯粥。米在水里慢慢开花，红薯变得软糯，厨房里雾气腾腾，把玻璃窗都熏糊了。盛一碗捧在手里，热气顺着指尖蔓延到全身。这时最适合读点闲书，或者什么也不做，就看着窗外的雪光映在天花板上，明明灭灭的。忽然明白白居易为什么说“晚来天欲雪，能饮一杯无”——要的不是酒，而是在寒冷里还有人可以相邀的温暖。

走过自己的四季，才懂得日子原是这样一页一页翻过去的。没有惊天动地，只是豆浆的热气、蝉鸣的空旷、落叶的旋转和雪夜的灯光。但正是这些琐碎的、常常被忽略的细节，构成了生命的全部重量。就像此刻，我坐在岁末的窗前，看路灯下飞舞的雪沫，忽然很想像母亲那样，把被子晒得鼓鼓的，等待一个不知会不会归来的人。



女儿的第一个月工资

□ 程红

“爸爸，妈妈！我发工资啦！”9月的一个下午，家庭微信群中弹出女儿的消息，紧接着一张工资单的图片跳了出来。“哇！咱们的小棉袄开始挣钱啦！”“女儿，祝贺你成为工薪阶层啦！”我跟老公相视进行了回复，我的眼眶突然就湿润了，心里漾起了微微地涟漪。

今年6月，女儿研究生毕业后，9月便如约入职了上海一所去年签约的中学。上班20天，她就拿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份正式工资，虽然只有5000多元，可对于刚走出校园的她来说，却是人生中一个特殊的里程碑，这意味着她从此实现了经济独立；对于我们夫妻俩来说，结束了每月付女儿生活费的义务，也允许她自由分配自己的收入。

对于女儿第一个月的收入，我以为她会去购物、品尝美食，好好地“犒劳”一下自己，作为对自己寒窗苦读的奖励，但是没想到，她却将这笔钱花在了家人的身上，为奶奶、外公外婆及我们夫妻俩分别买了礼物。对于给每个长辈买什么礼物，女儿花费了不少心思。在给奶奶、外公、外婆三位老人选礼物的时候，她选了保健品，老人们对于衣

服等外用物品没什么过多需求，最主要的是保证饮食营养、健康。于是，根据老人们的身体状况，女儿认真挑选了好几天。因为奶奶食管内装有支架，只能吃软、碎的食物，给奶奶选了一箱黄花鱼丸，既富含优质蛋白，还容易下咽；外公因患糖尿病多年饮食清淡，最近体检发现肌蛋白含量低，女儿也给他买了一箱黄花鱼丸补充蛋白质；外婆患有高血压，女儿为她买了两箱山药百合燕窝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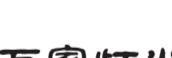
对于我们夫妻俩，女儿是在国庆节一家人相聚时带我们去挑选的礼物。虽然老公一再说：“我有衣服穿，不需要买。”但女儿说：“爸爸，这次一定要接受我的心意。”于是，我们一起给老公挑选了一双合适的黑色休闲运动鞋。他穿上后，嘴角掩饰不住的笑意：“还是女儿好，穿了是真舒服！”

女儿知道今年我一直想买件时下流行的新中式马甲，正好10月4日我们一家到湖州南浔古镇游玩，在古镇上的“合罗”桑蚕丝制品专卖店挑选了一件外面色调为蓝、内里色调为绿的双面马甲，穿上后让人眼前一亮！但当我看到标签上899元的价格后，我以有点长为由放回

了原处。女儿看出了我的心思：“妈，别舍不得，喜欢就买。”并快速走到收银台前付了钱。我心里既感动又矛盾，女儿搂着我的肩说：“放心吧，妈妈，我下个月就拿一个月的工资了，以后还会给你们买更好的衣服！”

一个月的工资，女儿大方地为长辈们花掉了一大半，她没有丝毫地心疼，反而很是开心。女儿懂得感恩，这是我们对她从小“孝”字为先的传统美德教育下开出的花朵。想到这些，心里生出浓浓的幸福滋味。

有女如此，无比欣慰。



妈妈的桂花冬酿酒

□ 邢凯

海南的冬没北方的凛冽，傍晚的海风裹挟着咸气吹来。我拧开手中保温杯，拧开盖的瞬间白雾倏地爬满睫毛，我忽然想起老家院子里的金桂——那是妈妈酿的桂花冬酿酒的味道。

每年中秋过后，母亲总在金桂树下拾花瓣，山泉水淘洗三遍，再和蒸得喷香的糯米拌上酒曲，一层糯米一层桂花铺进陶坛。她每天贴着坛听声，说那是酒在长身子——我总笑她，却记着那坛口棉被里捂出的甜香。

此刻，我想妈妈应该正坐在老家的院子里，就着那棵桂花树下的月光，温着桂花酒。我们相隔几百公里，却以同一种方式，在这个冬夜里相互思念。这杯酒啊，装的不只是桂花和糯米，更是妈妈手心的温度，是老家院子里积年的月光，是游子永远割舍不下的乡愁。

酒尽，杯空，我把杯口扣在耳廓，风从里面穿过，发出“呜——”声音，像北窗缝隙的冬夜，也像妈妈坛口那层棉被被掀开的瞬间：冷与热仓促相撞，生出一条白茫茫的小隧道，故乡与我，各站一端，却都能听见对方的心跳与倾念。

每次喝桂花冬酿酒，我总是舍不得一口吞，先让酒躺在舌尖三